

中國

大众小说大系

现代卷 7



艾芜【山峡中】

萧军【八月的

乡村】（节选）沙汀【丁跛公】

萧乾【邮票】端木蕻良【遥远的风沙】舒群【没有祖国

的孩子】陈荒煤【长江上】姚雪垠【差半车麦秸】官

白羽【十二金钱镖】（节选）许汙【禁果】欧阳山【流血

纪念章】谷斯范【新水泮】（节选）杜埃【番娜】萧

红【小城三月】子且【微波】秦瘦鸥【秋海棠】（节选）

靳以【别人的故事】赵树理【小二黑结婚】张爱

编 纲 阎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7090832

阎
纲
编

I24
L107



22181057

中国大众小说大系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现代卷7

(晋)新登字2号

中国大众小说大系现代卷(7)

阎 纲 编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8.125 字数: 452千字

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 000册

*

ISBN 7-5378-1319-1

I·1297 定价: 18.00元

编 委 会

顾问：吴祖缙

主编：吴宗蕙 林友光 周兆新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振方 吴宗蕙 林友光

周兆新 张澄寰 张振钧

张秉正 席香妮 阎 纲

编辑说明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由古及今十大卷，是中国大众小说的首次系列选本。

中国大众小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描摹人情世态，真、善、美兼而有之，是中国小说中最富群众性、最有影响力的部分，源远流长。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展示出中国大众小说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分古、近代（先秦——明清，第1—5卷）、现代（五四新文化运动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第6—7卷）、当代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——新时期，第8—9卷）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——现在，第10卷）四部分，以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主，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节选收入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所选作品，突出民族化、大众化，富有故事性、文学性，雅俗共赏，读者广泛。各卷注重选收名家名作，也选入部分有影响的新人新作。每位作家只选一篇作品，少数作家例外。

每篇作品前的作家作品简介，主要介绍作家生平、创作活动和创作特色。

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古代、近代各卷的作品加有注释。注释广泛参考和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力求简明易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小说与大陆小说仍属同一母体。但由于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的不同，加之长期处于对峙或隔离状态，因而出现各具特色的文学流向。随着祖国和平统一的趋势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，以及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进程的临近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的大众小说更加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，故设专卷编选。本卷所选，以描写大众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主，借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人民心态和社会风貌。

中国大众小说浩如烟海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编选工作恐难尽如人意，疏漏不妥之处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北京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中国社科院文研所、文化部、山西省新闻出版局、北岳文艺出版社与台湾、香港有关部门和部分作家、学者的支持帮助，谨此表示谢忱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

编委会

1993. 7. 12

目 录

艾 芜	山峡中	1
萧 军	八月的乡村(节选)	18
沙 汀	丁跛公	38
萧 乾	邮 票	52
端木蕻良	遥远的风沙	63
舒 群	没有祖国的孩子	80
陈荒煤	长江上	100
姚雪垠	差半车麦秸	123
宫白羽		

十二金钱镖(节选)·····	137
许 诩	
禁 果·····	160
欧阳山	
流血纪念章·····	174
谷斯范	
新 水 浒(节选)·····	198
杜 埃	
番 娜·····	218
萧 红	
小城三月·····	227
予 且	
微 波·····	251
秦瘦鸥	
秋 海 棠(节选)·····	263
靳 以	
别人的故事·····	303
赵树理	
小二黑结婚·····	315
张爱玲	
沉香屑:第一炉香(节选)·····	331
无名氏	
塔里的女人(节选)·····	354
邵子南	
地雷阵·····	372
马烽 西戎	
吕梁英雄传(节选)·····	401

华 山

鸡 毛 信 (节选) 423

孙 犁

碑 432

康 濯

我的两家房东 442

蹇先艾

春和客栈 463

草 明

延安人 476

汪曾祺

遛 遛 486

丁 玲

太阳照在桑乾河 上 (节选) 497

周立波

暴风骤雨 (节选) 517

孔厥 袁静

新儿女英雄传 (节选) 551

艾 芜

(1904—1932) 四川新繁(今新都)人,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。1925年因抗婚走上漂泊之路,5年半在社会底层自食其力。1931年在鲁迅指引下开始小说创作,1932年加入“左联”。主要作品有《南行记》、《丰饶的原野》以及解放后的《百炼成钢》等。

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取材于血泪人生,表现出边疆和异国风光情调,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。发表于1934年的《山峡中》是《南行记》中的一篇,被誉为中国30年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。

山 峡 中

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,巨蟒似的,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,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。

桥下凶恶的江水,在黑暗中奔腾着,咆哮着,发怒地冲打崖石,激起吓人的巨响。

两岸蛮野的山峰,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,无法避开一样,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。

夏天的山中之夜,阴郁、寒冷、怕人。

桥头的神祠,破败而荒凉的,显然已给人类忘记了,遗弃

了，孤零零地躺着，只有山风、江流送着它的余年。

我们这几个被世界抛却的人们，到晚上的时候，趁着月色星光，就从远山那边的市集里，悄悄地爬了下来进去和残废的神们，一块儿住着，作为暂时的自由之家。

黄黑斑驳的神龛面前，烧着一堆煮饭的野火，跳起熊熊的红光，就把伸手取暖的阴影鲜明地绘在火堆的周遭。上面金衣剥落的江神，虽也在暗淡的红色光影中，显出一足踏着龙头的悲壮样子，但人一看见那只扬起的握剑的手，是那么地残破，危危欲坠了，谁也要怜惜他这位末路英雄的。锅盖的四围，呼呼地冒出白色的蒸气，咸肉的香味和着松柴的芬芳，一时到处弥漫起来。这是宜于哼小曲、吹口哨的悠闲时候，但大家都是静默地坐着，只在暖暖手。

另一边角落里，燃着一节残缺的蜡烛，摇曳地吐出微黄的光辉，展示出另一个暗淡的世界。没头的土地菩萨侧边，躺着小黑牛，污腻的上身完全裸露出来，正无力地呻唤着，衣和裤上的血迹，有的干了，有的还是湿渍渍的。夜白飞就坐在旁边，给他揉着腰干，擦着背，一发现重伤的地方，便惊讶地喊：

“呵呀，这一处！”

接着咒骂起来：

“他妈的！这地方的人，真毒！老子走遍天下，也没碰见过这些吃人的东西！……这里的江水也可恶，像今晚要把我们冲走一样！”

夜愈静寂，江水也愈吼得厉害，地和屋宇和神龛都在震颤起来。

“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这算什么呢？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，天底下还多哩，……苍蝇一样的多哩！”

这是老头子不高兴的声音，由那薄暗的地方送来，仿佛在责

备着，“你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哪！”他躺在一张破烂虎皮的毯子上面，样子却望不清楚，只是铁烟管上的旱烟，现出一明一暗的红焰。复又吐出教训的话语：

“我么？人老了，拳头棍棒可就挨得不少。……想想看，吃我们这行饭，不怕挨打就是本钱哪！……没本钱怎么做生意呢？”

在这边烤火的鬼冬哥把手一张，脑袋一仰，就大声插嘴过去，一半是讨老人的好，一半是夸自己的狠。

“是呀，要活下去。我们这批人打断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，……你们看，像那回在鸡街，鼻血打出了，牙齿打脱了，腰干也差不多伸不起来，我回来的时候，不是还在笑么？……”

“对哪！”老头子高兴地坐了起来，“还有，小黑牛就是太笨了，嘴巴又不会扯谎，有些事情一说就说脱了的。像今天，你说，也掉东西，谁还拉着你哩？……只晓得说‘不是我，不是我’，就是这一句，人家怎不搜你身上呢？……不怕挨打，也好嘛！……呻唤，呻唤，尽是呻唤！”

我虽是没有就着火光看书了，但却仍旧把书拿在手里的。鬼冬哥得了老头子的赞许，就动手动足起来，一把抓着我的书喊道：

“看什么？书上的废话，有什么用呢？一个钱也不值，……烧起来还当不得这一根干柴……听，老人家在讲我们的学问哪！”

一面就把一根干柴，送进火里。

老头子在砖上叩去了铁烟管上的余烬，很矜持地说道：

“我们的学问，没有写在纸上，……写来给傻子读么？……第一……一句话，就是不怕和扯谎！……第二……我们的学问，哈哈。”

似乎一下子觉出了，我才同他合伙没久的，便用笑声掩饰着更深一层的话了。

“烧了吧，烧了吧，你这本傻子才肯读的书！”又见鬼冬哥作势要把书抛进火里去，我忙抢着喊：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侧边的人就叫了起来：

“锅碰倒了！锅碰倒了！”

“同你的书一块去跳江吧！”

鬼冬哥笑着把书丢给了我。

老头子轻徐地向我说道：

“你高兴同我们一道走，还带那些书做什么呢。……那是没用的，小时候我也读过一两本。”

“用处是不大的，不过闲着的时候，看看罢了，像你老人家无事的时候吸烟一样。……”

我不愿同老头子引起争论，因为就有再好的理由也说服不了这顽强的人的，所以便这样客气地答复他。他得意地笑了，笑声在黑暗中散播着。至于说到要同他们一道走，我却没有如何决定，只是一路上给生活压来说气忿话的时候，老头子就误以为我真的要入伙了。今天去干的那一件事，无非由于他们的逼迫，凑凑角色罢了，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我打算趁此向老头子说明，也许不多几天，就要独自走我的，但却给小黑牛突然一阵猛烈的呻唤打断了。

大家皱着眉头沉默着。

在这些时候，不息地打着桥头的江涛，仿佛要冲进庙来，扫荡一切似的。江风也比往天晚上大些，挟着尘沙，一阵阵地滚入，简直要连人连锅连火吹走一样。

残烛熄灭，火堆也闷着烟，全世界的光明，统给风带走了，

一切重返于无涯的黑暗。只有小黑牛痛苦的呻吟，还表示出了我们悲惨生活的存在。

野老鸦拨着火堆，尖起嘴巴吹，闪闪的红光，依旧喜悦地跳起，周遭不好看的脸子，重又画出来了。大家吐了一口舒适的气。野老鸦却是流着眼泪了，因为刚才吹的时候，湿烟熏着他的眼睛，他伸手揉揉之后，独自悠悠然地说：

“今晚的大江，吼得这么大……又凶，……像要吃人的光景哩，该不会出事吧……”

大家仍旧沉默着。外面的山风、江涛，不停地咆哮，不停地怒吼，好像诅咒我们的存在似的。

小黑牛突然大声地呻吟，发出痛苦的呓语：

“哎呀，……哎……害了我了……害了我了，……哎呀……哎呀……我不干了！我不……”

替他擦着伤处的夜白飞，点燃了残烛，用一只手挡着风，映照出小黑牛打坏了的身子——正痉挛地做出要翻身不能翻的痛苦光景，就赶快替他往腰部揉一揉，恨恨地抱怨他：

“你在说什么？你……鬼附着你哪！”

同时掉头回去，恐怖地望望黑暗中的老头子。

小黑牛突地翻过身，嘎声嘶叫：

“你们不得好死的！你们！……菩萨！菩萨呀！”

已经躺下的老头子突然坐了起来，轻声说道：

“这样么？……哦……”

忽又生气了，把铁烟管用力地往砖上扣了一下，说：

“菩萨，菩萨，菩萨也同你一样的倒楣！”

交闪在火光上面的眼光，都你望我我望你地，现出不安的神色。

野老鸦向着黑暗的门外看了一下，仍旧静静地说：

“今晚的江水实在吼得太大了！……我说嘛……”

“你说，……你一开口，就是吉利的！”

鬼冬哥粗暴地盯了野老鸦一眼，恨恨地诅咒着。

一阵风又从破门框上刮了进来，激起点点红艳的火星，直朝鬼冬哥的身上进射。他赶快退后几步，向门外黑暗中的风声，扬着拳头骂：

“你进来！你进来！……”

神祠后面的小门一开，白色鲜明的玻璃灯光和着一位油黑蛋脸的年轻姑娘，连同笑声，挤进我们这个暗淡的世界里来了。黑暗、沉闷和忧郁，都悄悄地躲去。

“喂，懒人们！饭煮得怎样了……孩子都要饿哭了哩！”

一手提灯，一手抱着一块木头人儿，亲昵地偎在怀里，作出母亲那样高兴的神情。

蹲着暖手的鬼冬哥把头一仰，手一张，高声哗笑起来：

“哈呀，野猫子，……一大半天，我说你在后面做什么？……你原来是在生孩子哪！……”

“呸，我在生你！”

接着啾的响了一声。野猫子生气了，鼓起原来就是很大的乌黑眼睛，把木人儿打在鬼冬哥的身旁，一下子冲到火堆边上，放下了灯，揭开锅盖，用筷子查看锅里翻腾滚沸的咸肉。白蒙蒙的蒸气，便在雪亮的灯光中，袅袅地上升着。

鬼冬哥拾起木人儿，装模做样地喊道：

“呵呀，……尿都跌出来了！……好狠毒的妈妈！”

野猫子不说话，只把嘴巴一尖，头颈一伸，向他作个顽皮的鬼脸，就撕着一大块油腻腻的肉，有味地嚼她的。

小骡子用手肘碰碰我，斜起眼睛打趣说：

“今天不是还在替孩子买衣料么？”

接着大笑起来。

“嘿嘿，……酒鬼……嘿嘿，酒鬼。”

鬼冬哥也突地记起了，哗笑着，向我喊：

“该你抱！该你抱！”

就把木人儿递在我的面前。

野猫子将锅盖骤然一盖，抓着木人儿，抓着灯，像风一样蓦地卷开了。

小骡子的眼珠跟着她的身子溜，点点头说：

“活像哪，活像哪，一条野猫子！”

她把灯、木人儿和她自己，一同蹲在老头子的面前，撒娇地说：

“爷爷，你抱抱！娃儿哭哩！”

老头子正生气地坐着，虎着脸，耳根下的刀痕，绽出红涨的痕迹，不管理他的女儿。女儿却不怕爸爸的，就把木人儿的蓝色小光头，伸向短短的络腮胡上，顽皮地乱撞着，一面吮起小嘴巴，娇声娇气地说：

“抱，嗯，抱，一定要抱！”

“不！”

老头子的牙齿缝里挤出这么一声。

“抱，一定要抱，一定要，一定！”

老头子在各方面，都很顽强的，但对女儿却每一次总是无可奈何地屈服了。接着木人儿，对在鼻子尖上，鼓大眼睛，粗声粗气地打趣道：

“你是哪个的孩子？……喊声外公吧！喊，蠢东西！”

“不给你玩！拿来，拿来！”

野猫子一把抓去了，气得翘起了嘴巴。

老头子却粗暴地哗笑起来。大家都感到了异常的轻松，因为

残留在这个小世界里的怒气，这一下子也已完全冰消了。

我只把眼光放在书上，心里却另外浮起了今天那一件新鲜而有趣的事情。

早上，他们叫我装作农家小子，拿着一根长烟袋，野猫子扮成农家小媳妇，提着一只小竹篮，同到远山那边的市集里，假作去买东西。他们呢，两个三个地远远尾在我们的后面，也装作忙忙赶街的样子。往日我只是留着守东西，从不曾伙同他们去干的，今天机会一到，便逼着扮演一位不重要的角色，可笑而好玩地登台了。

山中的市集，也很热闹的，拥挤着许多远地来的庄稼人。野猫子同我走到一家布摊子的面前，她就把竹篮子套在手腕上，乱翻起摊子上的布来，选着条纹花的说不好，选着棋盘格的也说不好，惹得老板也感到烦厌了。最后她扯出一匹蓝底白花的印花布，喜孜孜地叫道：

“呵呀，这才好看哪！”

随即掉转身来，仰起乌溜溜的眼睛，对我说：

“爸爸，……买一件给阿狗穿！”

我简直想笑起来——天呀，她怎么装得这样像！幸好始终板起了面孔，立刻记起了他们教我的话。

“不行，太贵了！……我没那样多的钱花！”

“酒鬼，我晓得！你的钱，是要喝马尿水的！”

同时在我的鼻子尖上，竖起一根示威的指头，点了两点。说完就一下子转过身去，气狠狠地把布丢在摊子上。

于是，两个人就小小地吵起嘴来了。

满以为狡猾的老板总要看我们这幕滑稽剧的，哪知道他才是见惯不惊了，眼睛始终照顾着他的摊子。

野猫子最后赌气说：